

煩躁而喘者也。則大青龍之投此味其義益明。

潔古曰石膏乃陽明經大寒之藥善治本經頭痛

牙痛止消渴中暑潮熱然能寒胃令人不食非腹

有極熱者不宜輕用又陽明經中熱發熱更惡熱

燥

足陽明經無惡寒證有惡寒者乃太陽陽明合

書發熱惡寒燥熱亦可

謂齒莢矣今改正之日晡潮熱肌肉壯熱小便

濁赤大渴引飲自汗若頭痛之藥仲景用白虎湯

是也若無以上諸證勿服之多有血虛發熱象白

虎證及脾胃虛勞形體病證初得之時與此證同

醫者不識而誤用之不可勝救也海藏曰石膏

發汗辛寒入手太陰經東垣曰石膏足陽明藥也
又治三焦大熱手少陽也仲景治傷寒陽明經證
身熱目痛鼻乾不得臥身以前胃之經也胸者胃
肺之室也邪熱在陽明肺受火制故用辛寒以清
肺所以號爲白虎湯也若傷寒熱病大汗後脈洪
大口舌燥頭痛大汗不已或着暑熱身疼倦怠白
虎湯服之無有不效石膏爲白虎湯之君主也
傷寒之用石膏唯大青龍湯是解太陽陰寒所鬱
之躁熱至於陽明諸證之治是皆直蕩滌其本經
之熱耳若暑證亦不離於胃也又曰傷寒表證發熱惡熱而渴

與下雜證同但頭痛身熱目痛鼻乾不得臥乃陽

明經病也雜病裏證發熱惡熱而渴但目赤者病
藏也手太陰氣不足不能管領陽氣也 潔古曰
除熱瀉火非甘寒不可以苦寒瀉火非徒無益而
反害之故有大熱脈洪大服苦寒劑而熱不退者
加石膏如證退而脈數不退洪大而病有加者宜
減苦寒加石膏如大便軟或泄者加桔梗食後服
此藥誤用則其害非細用者旋旋加之如食少者
不可用石膏石膏善能去脈數如病退而脈數不
退者不治 時珍曰初虞世古今錄驗方治諸蒸
病有五蒸湯亦是白虎加人參茯苓地黃葛根因

病加減王燾外臺秘要治骨蒸勞熱久嗽用石膏
文如束鍼者一斤粉甘草一兩細研如麪日以水
調三四服言其無毒有大益名醫錄言睦州楊寺
丞女病骨蒸內熱外寒衆醫不瘥處州吳醫用此
方而體遂涼愚謂此皆少壯肺胃火盛能食而病
者言也若衰暮及氣虛血虛胃弱者恐非所宜廣
濟林訓導年五十病痰嗽發熱或令單服石膏藥
至一斤許遂不能食而欬益頻病益甚遂至不起
此蓋用藥者之瞶瞶也石膏何與焉希雍曰石
膏稟金水之正得天地至清至寒之氣故其味辛

甘其氣大寒而無毒陰中之陽可升可降入足陽
明手太陰少陽經氣分辛能解肌甘能緩熱大寒
而兼辛甘則能除大熱其所主治諸證多由足陽
明胃經邪熱熾盛所致其手太陰肺手少陽三焦
固共同氣以爲病者也諸本草未言其治暑瘧及
治斑毒然此正爲要藥此味值熱盛邪熾各證起
死回生功同金液若用之甚少則難責其功世醫
罔解故特表而出之

繆氏用石膏所主治諸證極其精微而詳盡

仲

景白虎湯專解陽明邪熱其證頭疼壯熱口渴煩
躁鼻乾目眴眴不得眠畏人聲木聲畏火若勞役

人病此元氣先虛者可加人參名人參白虎湯發
斑陽毒盛者白虎湯加竹葉麥門冬知母以石膏
爲君自一兩至四兩麥門冬亦如之知母自七錢
至二兩竹葉自百片至四百片粳米自一大撮至
四大撮甚則更加黃連黃檗黃芩名三黃石膏湯
自一劑至四劑婦人妊娠病此者亦同 傷寒汗
後煩熱不解竹葉石膏湯主之 小兒痧疹發熱
口渴脣焦咳嗽多嚏或多痰或作泄竹葉石膏湯
加赤檉木枝兩許貝母枯樓根各二三錢主之發
斑亦同甚者加三黃 瘧疾頭痛壯熱多汗發渴

亦用竹葉石膏湯二三劑主之虛者加人參後隨

證施治

此是暑瘧暑證本與心包絡之氣相感而

焦

胃與心包絡又與胃相應者也石膏入手少陽三

胃乎此所以爲暑病要藥也

中暑用白虎湯

虛者加人參

太陽中暍亦用竹葉石膏湯

胃

家實熱或嘈雜消渴善饑齒痛皆須竹葉石膏湯

主之

愚按石膏朱丹溪先生因名思義謂其適用在膏也。正與海藏入足陽明手太陰少陽氣分之義合。何以故。蓋三焦爲氣之所終始。而氣之始者在命門。氣之生者在胃。氣之統者在肺。其由下而上也。

自命門以上極於肺由上而下也。復自肺以下歸命門。其或上或下者皆不離於胃。若三焦爲命門元氣之使。固下而上。上而下者之主也。是舉諸肺胃之病。皆不能離乎三焦矣。第三焦之氣根於至陰。際於至陽。是先哲所謂始於元氣。用於中脘。散於臆中。臆中固肺所居也。乃石膏卽石之脂。萃清寒之精氣。不有合於三焦元氣。根於至陰者乎。而味兼乎甘辛。辛甘發散爲陽。是不有合於三焦元氣。由至陰而徹於至陽者乎。然則石膏之致其清寒於肺胃者。固猶是元氣之上布。但陰勝於陽已。

其舉清寒之氣鍾爲甘辛。陰得隨陽而入胃。以至
於肺。以際於天。舉甘辛之冲味。致其清寒。陽得隨
陰而由肺以降於胃。以極於地。若然。其所療種種
諸證。似以三焦爲體。肺胃爲用。然三焦爲元氣別
使者。亦自完其陰中達陽之用。雖似以三焦爲體。肺胃爲用。然所主
治諸證。多由足陽明胃經邪熱熾盛所致。繆氏之
言是也。故先哲多以爲足陽明主藥。是乃由用而
全體者也。卽本經首主中風寒熱。可以參矣。按古今錄
驗五蒸湯內三焦之乍寒乍熱。用此味。是則本經
首言三焦之治也。然何以又言爲陽明主藥。蓋緣
水火之氣附於中土以爲用。卽先於中土以爲病。

是所謂水火體物而不遺也。如傷寒傳經由太陽而次陽明可以思矣。抑本經首言中風者其義謂何。曰經云人生有形不離陰陽陰不足而陽有餘者卽謂風之淫陽不足而陰有餘者卽謂風之虛茲味之陰有餘者正以對待陽有餘之證而治其風淫者也。真陰之麗於陽以升者易爲六淫之所橫侵七情之所潛消於是陽乃獨亢而化風矣是爲風之淫何以不但本經卽方書主治曰淫以陰不能爲陽守也諸證屬於風者強半而熱卽次之因其具足清寒之陰氣由味之甘辛得上達於至陽腑臟以化其亢陽之淫氣而靜其風更能散風化之厲氣而除

其熱若熱留而不散致銷燂真陰已甚非此不得
息酷烈之燄而置清冷之淵是繆希雍所謂功等
金液且云用之甚少難責其功者皆不謬也第世
醫類知取責於胃耳雖三焦之熱亦得因胃之熱
清以清之然究肺胃之本根於三焦在經曰三焦
者足少陰太陽之所將非以其爲元氣之使乎夫
人身元氣之用用於離中坎以心爲火主而火實
藉水以爲用也元氣之根根於坎中離以腎爲水
主而水實藉火以爲體也蓋三焦主元氣而元氣
之根根卽在命門然則投茲清寒之氣味豈得不

留意於三焦之根柢而祇於足陽明之胃留意哉。如方書所謂能除三焦大熱。皮膚熱。又在內骨蒸勞熱。雖茲味之從皮膚而散熱者。卽從陽歸陰之功。從骨空而祛熱者。卽從陰達陽之功。然三焦之根柢於腎者。爲周身之使無量。而其爲病者。舉五臟以及六腑。且或氣或血。或皮或膚。或脈或肉。或筋或腦。或髓或骨。或胞。卽茲味亦未足以盡變而咸宜。如五蒸湯有可參也。或曰元氣之說是矣。第此味謂爲胃經大寒藥。用之有宜有忌者。其義何居。曰大抵石膏之用。其所宜者。正以救元氣也。蓋

陽熾於肺胃之間則火與元氣不兩立。經所謂至陽盛則地氣不足。故宜石膏以瀉陽而存陰。此之謂救元氣也。其所忌者亦以救元氣也。蓋肺胃之陽未亢。相火卽是元氣。經所謂通天者生之本也。故忌石膏以存陽而達陰。此之謂亦以救元氣也。審於斯義。則中土握升降之樞。以爲元氣轉關者。其宜否當自了然。如東垣所云。立夏前不宜多服白虎湯者。正謂其宜升之時也。雖然用此味全要認定是氣分除熱之藥。與血分全無涉。其曰能退脈數者。雖以清寒勝熱。然以甘爲血生化之原。更

有辛以達之。而氣爲血主矣。有合於心爲火主。而却主血脈。乃血之舍。血固原於水。而成於火者。正合於內經化原之義。此苦寒之所以不能奏績。而必藉力於茲味也。先哲謂血虛發熱禁用。又恐亦由氣虛而不能勝。此味更絕血之化原耳。其苦寒不用者。因苦寒固入血分。其陽之鬱者。愈不得散。亦救化原之意也。或曰。先哲所治。多屬外因。豈茲味優於治外淫乎。曰。所云除胃熱肺熱。固不獨外淫。如云食積痰火。非內傷乎。第內傷之證。由於陽分壅閼。其正氣以成有餘之熱者。皆能治之。如

頭痛齒痛皆是也。第內傷由於氣不足以生痰熱者。則未可槩施而獨任也。又如內傷消渴。有勞傷脾臟。以致心火乘土。善消水穀爲糟粕。而不能化爲精血。以養五臟者。與內傷實熱之消渴。自難例治。至於中風時行。並傷寒中暑之消渴。其治更迥殊矣。若然。何爲三焦蒸熱。所謂熱在臟腑之中者。何以亦用茲味也。先哲云。諸蒸皆因熱病後食肉油膩。或行房飲酒。犯之而成。卽此推之。由於不能調養正氣。以致熱結而不散者多矣。如五蒸湯。五蒸湯分屬五臟及腑形證。并投治藥味。歷歷不同。具見準繩虛勞論中。益氣血之味。兼

以清熱更入石膏以散其結熱先哲立方豈無深義乎卽如虛煩消痺等證何嘗不用石膏唯本於益氣血而佐使得宜以行之諸方書固可稽也故在胃氣虛者不可投至若他氣血不足而有結熱在氣分者若補瀉之宜得當主輔之劑中節安能懲噎廢食舍此中病之味哉

附方

風熱心躁

口乾狂言渾身壯熱寒水石半斤燒半口淨地坑內盆合四面溼土擁起經宿取出入甘草末天竺黃各二兩龍腦二分糯米糕丸彈子大蜜水磨下

骨蒸勞病外寒內熱附骨而蒸也其根在五臟